

面向群组的 局部评价环境理论与方法

► 侯芳 著

Theory and Method of
Partial Evaluation Environment facing Group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3YJC63004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1401109) 阶段性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3YJC63004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1401109) 资助与支持

面向群组的局部评价环境 理论与方法

侯 芳 著

國防工業出版社

•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群组评价是近年来为描述复杂大群体、建立群组评价方法和处理多维度复杂评价问题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评价技术和决策工具。本书主要内容是构建局部评价环境并设计评价方法,分析局部评价环境成分和结构,在此基础上分析群组评价问题,为人们对各种管理决策工作提供相应的理论和方法。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等相关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读本,也可作为相关专业教师、研究人员及机构和企业管理者们的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向群组的局部评价环境理论与方法/侯芳著. —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7
ISBN 978-7-118-10180-5

I. ①面… II. ①侯… III. ①管理学—研究 IV.
①C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3387 号

※

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1 1/4 字数 198 千字
201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010)88540777
发行传真:(010)88540755

发行邮购:(010)88540776
发行业务:(010)88540717

前 言

网络性是复杂系统的结构共性,很多社会经济管理现象具有内在的网络维。面向群组评价问题的局部评价环境研究正是对群组评价问题网络结构的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综合评价问题所面临的问题外,群组评价问题由于评价规则设置,评价群体的规模及组成差异,群体评价行动策略选择,群体评价信息集结标准和集结方式等的差异,使得经典的综合评价方法在解决群组评价问题时经常陷入困境,表现为群组评价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往往需要更广泛的评价者参与评价,评价者类别差异明显且相互之间关系复杂,评价者的行动和评价策略在评价过程中随评价环境变化实时变动,有趋势性特征的群体性评价行为提取困难;群体评价信息从不同角度对被评价对象进行描述,即存在多个不同的评价属性,这些属性之间以及评价者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的关联关系,关联方式可能有线性关系、非线性关系、离散关系或模糊关系等。本书定义局部评价环境是以评价者为节点,评价者之间的评价关系为连接生成的社会网络,认为群组评价信息可以通过分析局部评价环境得到,通过局部评价网络结构特征描述评价群体规模、组成状况,由局部评价环境演化路径描述群体性评价行动策略,根据局部评价环境稳定状态网络拓扑特征选择群体评价信息集结标准和方式,为研究群组评价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书主要研究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局部评价环境构建及群组评价方法研究。首先,研究了基础局部评价环境和具有导向性的局部评价环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群组评价长效机制建立和实施的可能性。搁置群体一致性标准,以局部评价环境稳定状态作为群组评价信息集结的判断标准,证明了评价参与者以最优响应行动作为评价行为策略,选择评价流程路径,群体偏好和群体效用在适当长的时期内收敛。该方法适用于具有一定规模的群组评价问题,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不再是群组控制协商进程的唯一标准,根据群组信息稳定分布特征选择适应不同评价群体的评价方法,评价群体网络拓扑结构影响评价结论,暂时没有考虑时间因素,但可以通过仿真分析归纳基于局部评价环境的评价群体网络结构特征,根据结构对等性等原则设计评价流程路径,提高群组评价方法实际应用效率。其次,讨论了局部评价环境稳定条件下群组评价的长效机制设计问题,认为群组评价应以被评价对象为

主,设置面向局部评价环境的长效评价机制,为了使评价群体关于被评价对象的群体性认知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在评价过程中应允许关于被评价对象的新信息注入评价系统,同时优化评价目标的设置,即评价目标只具有阶段性效应,在群组评价的某一阶段,依据评价目标设置相应的约束条件和引导条件,完成评价目标的同时,关于被评价对象的群体性认知却不会发生偏移,进一步保障群组评价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2) 局部评价环境构成分析及群组评价方法研究。首先,认为评价关系是一类社会关系,评价关系是评价者之间基于评价问题提炼、整合的联结,是协商互动的基础;评价关系的产生及演化伴随着评价进程,对评价结论产生影响,当评价结束时,评价关系转化为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以经验的形式进入其他问题;评价关系是复合关系,既包括评价参与者对相互之间关系的判断,也包括基于评价环境形成的结构性特征判断;评价关系不能还原为参与者个体属性,基于评价规则调整但不能复归为评价规则,不具备分离于个体和群体的行动之外的实体形态的特征。通过将评价关系引入综合评价问题,构建了局部评价环境,根据参与者主观经验、评价群体网络结构特征及参与者偏好判断相似性,讨论了评价关系构成及其转化形式,定义了评价关系优先序算子,讨论了算子权重向量的确定方法及算子的性质。考虑评价关系的群组评价问题能够差异化处理由于评价目标、评价规则设置及评价群体状况带来的变化。其次,尝试将权力作为关系属性(即作为评价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参与者节点信息共同构建局部评价环境。按照群组评价中可能的权力来源,将权力量化为能够通过评价者之间主观判断和根据群组评价网络结构表示的权力关系。再次,讨论了具有评价规则导向的局部评价环境构建及群组评价方法,将评价规则导向转化为一种群组评价的结构性安排,并将评价规则划分为规范评价规则和自主评价规则,讨论评价过程中评价规则组合设置,寻找能够被诱导的评价规则及其组成形式,并开发对应的群组评价方法。

(3) 局部评价环境结构分析及群组评价方法研究。首先,提出了区间数密度加权平均算子和平面密度加权平均算子,讨论了局部评价环境下基于两种算子的群组评价信息的集结方法。其次,讨论了评价群体网络结构稳定状态的协商控制模型,定义了评价者偏好信息相容性测度,根据网络结构稳定状态的控制条件设置定向反馈的节点及调节阈值,允许相应的评价者进行个体信息调整:建立、加强或取消评价者之间的信息沟通(表现为评价信息网络图中节点之间边长的改变,节点之间的加边或减边),达到促进评价者策略和评价偏好关系网络结构正向演化的目的,为进一步的信息集结提供依据。评价者可以根据反馈建议选择不同的策略及策略组合,根据偏好信息调整参考值或选择不同步长搜寻

个体评价参与者的最优策略。最后,研究了局部评价环境稳定条件下群组意见的分布,定义了群组意见的核心区域、意见分布的序列,讨论了单一核心区域及非单一核心区域的局部评价环境下群组评价方法,根据评价参与者对群组评价效率、公平及满意的不同要求,讨论了相应的群组评价方法。

(4) 局部评价环境应用分析及群组评价方法研究。首先,定义了评价群体的合作型协同和竞争型协同,将节点结构信息与节点属性信息融合,应用平面密度加权平均算子,通过对评价群体类型是否具有—贯性或可变性区分,通过相应的群组评价双目标协同优化模型讨论局部评价环境下群组评价方法。其次,提出了局部评价环境下评价状态测评方法,参与者通过自身的网络结构位置判断影响力范围及对群体意见的影响程度,构建局部评价环境的群组评价状态测评指标,跟随协商进程,根据评价群体网络结构整合状况及联结状态对群组评价进行实时测评,辅助评价参与者对群组评价状况实时掌握并做出评价,了解群体协商状况及群体进一步协商的可能性,提高群组评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3YJC630048)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01109)的资助与支持,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

由于作者理论修养和自身能力的局限性,本书必然存在种种的不足与缺陷,敬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正。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参考和引用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和文献,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作者

目 录

第 1 章 群组评价理论概述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1.1 面向群组评价的局部评价环境理论	3
1.1.2 局部评价环境的研究意义	9
1.2 面向群组评价的局部评价环境研究综述	10
1.2.1 群组评价问题研究综述	11
1.2.2 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研究综述	16
1.2.3 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综述	19
1.3 群组评价研究的技术哲学含义	21
1.4 研究内容、逻辑框架与研究方法	25
1.4.1 研究内容	25
1.4.2 研究方法	27
1.5 创新性工作说明	27
1.6 数学符号及用语说明	27
第 2 章 局部评价环境构建分析及评价方法	28
2.1 局部评价环境概述	28
2.1.1 基础局部评价环境构建	29
2.1.2 局部评价环境相关测度	31
2.1.3 基础局部评价环境构建	32
2.2 具有导向性的局部评价环境构建	37
2.2.1 具有导向性的局部评价环境分析	38
2.2.2 群组评价过程的概率空间	39
2.2.3 具有导向性的局部评价环境性质分析	41
2.2.4 面向局部评价环境的导向性群组评价方法设计	43
2.2.5 算例分析	45

2.3	群组评价长效机制分析	46
2.3.1	群组评价长效机制分析概述	49
2.3.2	局部评价环境构建	50
2.3.3	局部评价环境性质分析	52
2.3.4	面向局部评价环境的群组评价目标可执行性分析	55
2.3.5	长效局部评价环境构建	57
2.3.6	多元主体可持续性评价方法构建	59
2.4	本章小结	63
第3章	局部评价环境构成分析及评价方法	65
3.1	群组评价关系及其转化	65
3.1.1	群组评价关系描述	68
3.1.2	评价关系转化	70
3.1.3	评价关系优先序算子性质分析	71
3.1.4	示例分析	74
3.2	具有评价权力导向的群组评价方法	77
3.2.1	具有评价权力导向的评价关系概述	77
3.2.2	具有评价权力导向的局部评价环境分析	78
3.2.3	具有评价权利导向的群组评价方法	80
3.2.4	算例分析	82
3.3	具有评价规则导向的群组评价方法	83
3.3.1	评价规则及其导向性概述	83
3.3.2	具有导向性的评价规则分析	89
3.3.3	具有评价规则导向的群组评价方法	94
3.3.4	算例分析	97
3.4	本章小结	101
第4章	局部评价环境结构分析及评价方法	103
4.1	具有不同群体偏好网络结构的评价信息集结方法	103
4.1.1	区间数密度加权平均算子	103
4.1.2	平面密度加权平均算子	107
4.1.3	群组评价信息集结方法	110
4.1.4	算例分析	113
4.2	具有群体偏好网络结构稳定的协商控制模型	118

4.2.1	相关测度	119
4.2.2	群组评价偏好关系网络结构及协商控制模型	120
4.2.3	模型演化步骤	122
4.2.4	算例分析	123
4.3	具有群组意见分布核心区域的群组评价方法	129
4.3.1	局部评价环境构建及分析	129
4.3.2	局部评价环境下群体意见的核心区域	130
4.3.3	局部评价环境下的群组评价方法	132
4.3.4	算例分析	135
4.4	本章小结	137
第5章	局部评价环境应用分析及评价方法	139
5.1	基于局部评价环境的双目标协同优化群组评价法	139
5.1.1	局部评价环境构建	140
5.1.2	局部评价环境下群组评价的双目标协同优化模型	141
5.1.3	算例分析	143
5.2	基于局部评价环境的群组评价状态测评研究	143
5.2.1	群组评价局部评价环境构建	143
5.2.2	群组评价中的局部评价环境状态分析	144
5.2.3	局部评价环境状态测评	147
5.3	本章小结	152
第6章	结论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154
6.1	结论	154
6.2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156
参考文献		157

第1章 群组评价理论概述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是经典群组评价方法设计的核心,是群体评价行为生成的基本判断标准,是群体评价信息集结的基本准则。

在群组评价框架设计层面,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主要被用来对评价信息进行筛选、对评价者评价行为进行限制或对评价过程进行控制,一般通过设置一套调节机制(如激励或惩罚规则)或强制评价者修改其评价策略以实现预先设定的一致性判断标准。大多数群组评价方法没有讨论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的设置原则或依据,一般认为是外生的。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设置敏感的依赖于方法设计者选择、评价目标设置和具体评价问题,目前面向群组评价问题的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的生成机制及标准化设置方法等基础研究已出现部分研究成果,但仍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与挑战。对应“群体选择”假说,群体之间的竞争可能使内部合作的群体最终胜出并淘汰那些内部不合作的群体。但评价者选择评价者的行为,而不是外生的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决定评价者的行为。评价方法设计过程中,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外生化否定了群体合作的意义,限制了群体评价一般性规则涌现的本质。

在群组评价方法技术分析层面,除关注偏好信息的测量方式及转化方法之外,有关从评价者个体评价行为向群体评价行为的生成或转化方式得到了广泛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代表性理论集中于方法论集体主义^[1-3],如公共精神(General spirit)、公意(General will)或公知(Collective conscience)等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体系,对于其来源及生成途径侧重于社会学、政治学或宗教伦理等,亦有理论认为遵从群体一致性标准是根植于人类大脑某区域的自然属性^[4]。将集体主义行为技术化为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是目前群组评价方法设计中联结个体判断和群体行为的主要路径,但社会学的群体意识理念不等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个体偏好加总,即个体评价者评价行为源自功利主义哲学指导下的个体效用优化,而评价群体意识通过个体效用的集结和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对照进而要求评价者让渡个体效用以实现该一致性标准。对于评价者而言,群体一

致性判断标准是稀释个体效用的强制要求,评价者之间即使有充分互动也无法实现相互之间的有效制衡,更不可能通过互动协商涌现群体性评价行为,所有的群体性评价行为都已经被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事先规定了。目前群组评价方法设计着重于通过集结个体偏好并使其趋于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来完成评价,关于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来源又没有一般性的研究,在实际应用中,由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设置导致的“独裁”趋势直接质疑了评价问题中群体存在的意义。

局部评价环境与评价群体状态是共构的。群组评价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由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局部评价环境的支持和推动,同时评价基本要素的交叉影响也会影响局部评价环境的基本结构。局部评价环境除内化了综合评价的基本要素外,还涉及评价者的心理、社会及评价问题所处具体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复杂系统的特征。实际应用过程中,群体中评价者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评价过程由于黏性下降加速复杂程度,作为群体行为的评价结论通过评价过程由具体评价者的评价行为和作用模式生成。评价者协商过程就是集合了经验、学习、认知、判断等一系列行为对偏好判断进行修正的过程,对应于局部评价环境体现为评价关系的建立、变更及叠加等网络结构的变化。因此,面向局部评价环境的群组评价方法设计就是将群组评价过程中分布、异构的多渠道,多模式异源信息转化为局部评价环境结构变化,由评价目标约束局部评价环境变化边界,使评价方法设计不再依赖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设置,面向被评价对象设计稳健关系发现评价规则,评价方法使用平台制作具有一定复杂性,但可以简化实际使用者的工作量,并且辅助长效评价机制设计。

复杂系统及复杂社会网络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目前群体评价方法设计研究的困境,复杂网络理论可以解释系统微观主体行为及主体间相互作用所涌现出的整体动力学行为。网络拓扑特征成为连接微观主体行为与群体行为的途径。本书借鉴社会网络相关研究成果,从网络结构出发讨论其他的评价方法设计路径。复杂网络理论^[5,6]研究具有普遍拓扑统计特征的大规模网络,其研究方法是系统的微观行为和宏观“涌现”现象有机结合。大量有关社会系统的研究用复杂网络描述,研究^[5,6]表明,他们具有普遍的拓扑统计特征。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与评价者微观评价行为形塑宏观群组评价状态近似,对于局部评价环境生成及演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一个系统,若将系统内单个个体作为节点,个体之间与问题关联的相互关系作为连接(边),则系统就成为一个网络。强调系统的结构并从结构角度分析系统的功能是复杂网络的核心思想。Kurt Annen^[7]论证包容性的社会网络,而不是排他性的社会网络,更有利于通过社会资本积累的合作秩序的扩展,于是产生更大的经济绩效。Fridrich A Hayek^[8,9]认为从大量的微观社会交往过程中涌现出什么样的宏观秩序,没有人

可能预先知道。而“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的社会结构特征就是结构洞和企业家的不断更新和扩展。面向群组的局部评价环境结构特征变化反映了评价群体合作秩序的演化,也提供了结构主义立场的群组问题解决路径。

现实世界中许多系统都可以用复杂网络描述^[10],如社会网络中的科研合作网络(Newman,2001a;Boyack等,2005)、性关系网(Liljeros等,2001)、公司董事网(Davis等,1997)、信息网络中的万维网(Albert等,1999;Alvarez-Hamelin,2013)、科研引用网(Redner,1998)、语言网(Sigman,2002;Motter等,2002;Dorogovtsev等,2001)、技术网络中的因特网(Faloutsos等,1999)、电力网(Xu等,2004)、航空网(Guimera等,2004)、生物网络中的代谢网(Jeong等,2000)和蛋白质网络(Jeong等,2001)。

社会网络理论研究在经济管理方面集中在制度经济学、组织理论及组织行为学等^[11](Windeperger等,2014),如制度经济学中的代理理论(Blair等,2000)、产权理论(Hart等,1990;Baker等,2008;Windsperger等,2007,2009)、交易成本理论(Williamson,1991;Jap等,2003;Marcher等,2008)、战略管理中的资源基础理论(Teece等,1997;Nonaka等,2000;Helfat等,2007)、实物期权理论(Reuer等,2007)和公司关系理论(Dyer等,1998;Gulati,2007;Gulati等,2008)等。Windeperger等归纳社会网络理论在经济管理中的主要应用包括:契约设计、决策权和特许加盟网络中的所有权和局部决策问题;合作状态下基于网络连接的价值创造、创新和知识管理及合作状态下企业行为基础和社会资本作用等。

本书立足与群组评价问题匹配的广义局部评价环境结构分析,通过设计评价规则、评价目标及评价过程构建局部评价环境,试图从评价群体网络结构特征出发,分析评价基本要素在局部评价环境中的整合模式,建立适用于群体评价问题但不依赖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的评价方法设计路径。P Young^[25-27]实验研究表明微观行为互动涌现的宏观秩序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而初始条件只需有最低程度的不确定性,就会导致最终秩序的显著差异。社会演化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并且宏观均衡可以有不同的形状,因此,本书研究的群体评价方法设计强调评价规则设置和评价均衡状态。由于评价方法涉及全部评价基本要素并与评价个体和群体行为相关,概念范围较大,将从特殊到一般,在截面局部评价环境研究基础上,通过评价目标优化设置构建长效局部评价环境,进而分析能够包络被评价对象基本特征和趋势性变化的广义局部评价环境及相应的多线群组评价方法设计路径。

1.1.1 面向群组评价的局部评价环境理论

网络性是复杂系统的结构共性,很多社会经济管理现象具有其内在的网络

维,面向群组评价问题的局部评价环境研究正是对群组评价问题网络结构的研究。综合评价^[12](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CE)是指对被评价对象所进行的客观、公正、合理的全面评价,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工业工程及决策等领域,有着重大的实用价值和广泛的应用前景。群组评价问题是群决策问题和综合评价问题交叉结合产生的,是对综合评价问题基本要素(评价者、被评价对象、指标体系、权重及集结方法)进行拓展后形成的。相比于经典的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群组评价问题具有群体效应(单一评价者不具备的评价特征)与评价结论直接相关的特点,例如,首先,评价群体规模、群体构成(群体结构状态)和群体在评价过程中形成的评价关系等直接影响评价结论,群组局部评价环境跟随评价群体状态变动。当不同类型的评价群体共同参与评价活动(如被评价对象群体、评价监督者也参与评价),能否形成稳定的群体性评价行为与评价群体类型及其评价过程相关。其次,群体内评价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复杂,评价参与者的评价行为受其他参与者的评价策略、评价流程路径选择等影响,参与者之间形成的评价关系决定了评价群体状态及评价问题能否得出结论。再次,评价目标不能单纯表示为最大或最小的度量,实际的评价问题往往通过评价目标彼此串联,前一次评价目标及结论对下一次的的评价目标制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评价目标不但需要被还原为相应的约束条件,而且需要细化为评价流程路径每一阶段的约束条件,从而使得群组评价方法形成具有柔性的长效评价机制。由于上述群组评价问题的特点,经典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需要新的发展,重点是将评价群体效应对评价流程及结论的影响与评价方法有效集成。

长期以来,群组评价理论与方法广泛采用了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对评价信息进行筛选、对评价参与者评价行为进行限制并对评价进程进行控制,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一般通过设置一套调节机制(如激励或惩罚规则)或强制评价参与者修改其评价行为以实现预先设定的评价目标。基于群体一致性标准的群组评价方法设计可以看作 Thomas Hobbes^[13]丛林战争在群组评价的微观再现,但“让人们的利益之间相互制衡”的设计原则在现有的方法设计上仅仅是自利甚至是自私驱动的个人效率改善,既无法体现第三类自利^[13]的内涵,更无法在群体层面舍弃事前设置的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以实现群体效率。群组评价问题已经开始涉及的个人选择理论上升到社会选择理论,甚至扩展到了公共选择理论。但群组评价方法设计尚没有显示方法设计本身如何兼顾评价者个体选择效率、局部子群选择原则和全局网选择原则。

方法论集体主义强调从群体层面出发分析群体行为,认为个体偏好既不能集结成为群体偏好,也不能由某个个人偏好直接上升为群体偏好。代表的学者如 Jean J Rousseau^[1]认为的公意存在于集体利益之中,产生于立法者并通过表

决成为法律。自由人通过互动产生公意,若公意存在,通过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可达致并维持某种人类社会或社群之间的合作。因此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契约人放弃天然的自由,取得契约自由。为了体现共同意志,公正会被稀释。个人只能表达个人意愿,因为公意不是简单的个人意愿相加之和。John Locke^[2]的公共精神是超越个人荣辱的精神,是基于政府权威建立在被统治者拥有的基础上并支持社会契约论。Locke 基于自然法的个体理性主张每个人都拥有自然权利,他们保护自己的权利并尊重其他人的同等权利。Emile Durkheim^[3]的是公知,是由于社会分工在两个人或更多人之间创造出的一种连带感。Durkheim 认为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为一种社会事实,并且该事实独立存在于个人之外,不等于个人现象加总,具有独特特征且可以被经验主义方法论者所观察。这种社会事实是基于公知的,优先于社会存在且具有传承性。John Rawls^[14]认为社会可由意见一致的协议创新,是在一致同意(Consensus)情况下建立的。Frank Knight^[15,16]认为行动就是求解问题,这是一般思想的原初归宿或不可定义的现实状况。社会行动平行于个人行动,是达成群体决策的过程。在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当中通过自由讨论达成关于什么是问题的共识(Common sense)是集体问题的求解过程,而自由对话是问题求解的实质,是社会的主动过程,也是集体行动。Knight 论证真正的集体行动需要人与人之间不带有利益关系的结合。此外,政治社会里外化的行动永远是个人行动,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群体行动,这一点受限于个人决策是否涉及外化的群体决策。George J Stigler^[17]指出,Knight 并不相信自由主义时代因人类不可能参与理性对话并依靠对话达成的共识来构建社会政策。Knight 认为使得每一个人都被凸显为目的而非手段的法律社会秩序,并且只要与全体有关的议题就开放给全体参与讨论,自由社会的存在主要依赖于组成大众的每一个人最终通过自由讨论可以达到的道德和智力水平,基于自由讨论达成关于他们服从的宪法与法律的范围与一般内容的实质性全体一致同意。

Fridrich A Hayek^[8]论证,人类的偏好来源于三重历史:种群演化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和个人史。Kenneth J Arrow^[18,19]在其博士论文开篇就提出区分每一个人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决策时的偏好,其中私人领域里个人选择时的偏好为口味(taste),在公共领域参与群体选择根据的偏好是价值(value)。Arrow 集社会选择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之大成,对 Rousseau 的公意问题求解并且回答什么样的行为是合宜的,怎样确立行为。由此定义社会选择理论关注的问题是在公共选择的任何具体内容都被抽象掉之后,采取何种形式更合理。汪丁丁^[20]认为能够做到“口味独立于价值”的无偏判断受情境制约,决策者无偏判断在特定情境下不可能实现。理论上,经典综合评价方法设计中评价者偏好判

断是无法区分价值和口味的,当推广至群组评价方法时,评价者是否是由口味设置群组协商一致性阈值并调节群体每个人的口味以使群体偏好趋于价值尚不得而知,进一步群体偏好是否会涌现价值也不清楚。James M Buchanan^[21]拒绝了从 Adam Smith 到 Frank Knight 再到 Kenneth Arrow 社会选择的不可能性定理,批评 Arrow 从全体逻辑可能的偏好当中给定不变偏好假设是违背或抽离了民主社会本质的假设,从而质疑了社会选择理论的出发点,由此 Buchanan 拓展了“Arrow 开端”,并确立了其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公共选择过程不必符合经济学的理性概念,也不必是无矛盾的,因为其实质就是协调各种冲突着的利益。人类必须为他们的行为选择相互之间可以同意的规则(consent),同时为自己保留这些规则之下的其他可能选择。Buchanan 和 Knight 认为公共偏好内生,即公共偏好内生于一个没有正式组织的自由对话过程。对于公共理性更重要的是公共领域里的对话和通过对话改变公众的价值观。John Harsanyi^[22,23]的规则功利主义将群体参与的民主条件表述为参与者在每一具体的利益冲突情境内多大程度上仍愿意服从他们初始赞同的一套抽象规则。风险情形下的最优决策理论使得每一个人相信他可能以某一概率处于任意的另一个人的生存状况中,因此,他最好的公共选择策略是最大化社会成员全体平均的福利水平。Friedrich Hayek^[8,9]认为微观层次的行为主体不可能预见哪怕是服从最简单规则但数量极大的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之后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的样式,尽管他们可能事后理解这些样式。涌现秩序几乎是不能表达的,至少不能用统计方法来表达。人类社会秩序永远要应付两方面的威胁:其一是本能对秩序的反抗,其二是理性对秩序的反抗。法国启蒙运动的整体特征是试图理性设计公众偏好,由此法国式的理性演变为“致命的自负”。正因如此,制度经济学家才强调“制度”本身的重要性,社会制度是否鼓励一切人在一切可能方向上寻求独特的生活决定了社会整体在黑天鹅事件冲击下继续生存的或然率是否最大。H Peyton Young^[24-27]认为在随机过程的作用下,两个具有完备理性的博弈参与者相互观察对方策略的“学习过程”可以不收敛或收敛于错误的均衡。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不确定性过程的均衡的具体形态,间断均衡不满足周期性,不可预期,随机出现并且不可重复。当决策环境含有不确定性时,完备理性可以不收敛而有限理性总是收敛到某种稳定状态,许多有限理性的行为主体相互作用,可以产生看起来完全符合理性的宏观秩序。Young 的研究结论意味着 Hayek 从大量微观社会交往过程中涌现出什么样的宏观秩序,没有人可以预先知道。

法国学者 Michel Crozier^[28]认为人类群体性行为不能被视同为机械的服从,抑或是既有结构进行压迫的产物。人的行为始终是自由的表现和自由的产物,在反映出强加于行动者的各种制约的框架内,行动者做出各种选择,以利用能够

获取的种种时机,由于这种原因,行为从来都是完全不可预见的,因为它不是被决定出来的,相反,它始终是依据环境条件而变化的。S. Levine 和 P. White^[29]认为,通过各种交换与相互影响的机制,群体对其环境进行建构,基本上相当于环境对群体所进行的建构,或者说,通过这些机制,群体在适应其环境的同时反过来有对于环境进行构建并使之呈现出结构化的形态。R. Hall 等^[29]认为群体与环境的协商谈判意味着在一个群体的相关环境中,各种不同的行动者总是控制着对于群体来说各种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群体,按照 Rawls^[14]的概括,应是理性多元化(reasonable pluralism),即首先承认群体的多元价值观和多元利益主体,其次不允许过分“多元”,因为自由社会如果允许每一个人有无限制的自由,最终将导致自由社会的瓦解。根据 Leon Festinger^[30]的《认知不协调理论》(1957),Albert Hirschman^[31-33]指出人们的行为可以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描述的那样,根据一套给定的偏好(信念或态度)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的行为选择;恰好相反,在许多情境里,人们的行为决定了或重塑了他们的偏好(信念或态度)。George Akerlof^[34-36]承接 Hirschman 的思路,分析了认知冲突的经济学含义,他们都假设行为主体不仅可以在可选方案的集合上表现出理性选择的能力,而且可以在各种可能信念集合上表现出理性能力,并且行为主体选择的信念可能长期延续。汪丁丁^[20]认为集体行动,首先是过程,其次是逻辑。社会行动是一群兴趣和利益或有冲突的个人的集体行动。集体行动过程是 Knight 所谓的主动过程^[16](procedure),而非 Comte^[37]实证意义上的机械的和被动的过程(process)。经济学家研究的行为和过程^[20],是 Comte 意义上的被动行为和被动过程,相当于动物和植物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或条件反射。单纯追求行为的效率而不问行为的意义的,都是被动的过程而非主动的过程。社会演化的动力始终维系于少数人的精神及他们的努力,因为多数人保持对传统生活的满意,从而不怀疑传统。Alfred Whitehead^[38]的历程哲学主张在主动过程中消解逻辑矛盾,紧迫地将世界视为一个具有相互关联历程的网络,而我们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我们所有的选择和行动都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逻辑的矛盾在过程中自然消解,因为相互冲突的事件在一个过程中可以有先后顺序,而逻辑框架则不能区分先后顺序,于是才有矛盾或冲突。因此,群组评价过程是评价群体的主动过程,是评价者互为主观性参照关于被评价对象的逻辑矛盾消解过程,并主要通过评价者互动实现。

社会互动理论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理论强调“动机驱动的”社会互动过程,以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假设最为重要;第二类强调“规范驱动的”社会互动过程,以社会学的“价值诉求”假设最为重要。群组评价过程主要通过协商实现评价群体互动。协商互动是在群组评价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环,在群组评

价进程中,协商互动从不构成点状事件。协商互动从一个群体运行功能的必要条件开始,构成了一种持续的交换过程的组成部分,对于协商互动发挥作用的关系系统,将趋向于长久存在。协商是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行动系统,它的逻辑既不能简化为各种初始的意图,也不能简化为一开始便生效的工具理性。Jürgen Habermas^[40,41]的程序-协商思想路线以公平对话程序为核心,寻求一种广义的说服力使得不同文化传统的人都可以接受的规则即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和协商伦理(deliberative ethics)。Amartya K Sen^[42-44]认为经济活动只能嵌入在法律和其他制度之内运行,而法律和其他制度是社会主动过程需要求解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只能通过自由对话加以求解,并在外化行动中得以确立。Santa Fe 学派论证强对等性^[45-48](strong reciprocity)是维系人类社会合作秩序的唯一重要的机制,根据其提出的社会学基本定理,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完全没有维护强对等性的制度,则长期而言,这个社会必会瓦解。强对等主义者的行为特征是愿意降低自己的适存度来建立合作秩序,在遇到不合作行为的时候愿意惩罚不合作者,并独自支付惩罚的代价,不考虑是否有所补偿。Vernon L Smith^[49,50]认为非合作行为不是惩罚对等性而是建设对等性的缺失,并且非合作行为不排除存在惩罚对等性。Buchanan^[21]认为由于公共选择包含内在的不确定性,参与选择的个人无法预测公共选择的结果是否违背他自己的利益。经典群组评价方法设计中,协商互动经常以群体一致性判断作为控制标准,并且具有强制评价者与该标准的对等性要求,实际应用更多的表明,以群体一致性为协商过程控制标准的群组评价方法在运用中经常陷入困境,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的评价行为被完全割裂。在参与者与评价规则之间已经建立的评价模型对于群体成员来说具有限制性,将这些规则作为控制着一定行动理性的组织化的集合能力来加以分析,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提供甚至是强化一些参与者能够采用的行动手段,来建立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并且排除其他成员,所以群体评价行为总是具有互相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它允许参与者发挥作用及展开合作,并以它的方式解决在评价环境中遇到的客观问题,另一方面,它同时建构一种认知上的壁垒,即个体与群体相互了解的障碍,在正当的变化或者境遇之中的各种变化要求它这样做的时候,它就对参与者拥有的创造新的关系模式、新的评价规则以及诸如此类的能力进行条件限制。随着群组评价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未必是群组评价方法设计的唯一标准。

本书在对群体一致性标准进行审视和反思的过程中,搁置所谓的群体一致性判断标准在政治学及道德哲学层面的含义,综合运用社会学、决策科学和形态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群组评价过程及评价参与者行为。社会学理论对于群体一致性的讨论可以被用于分析和设定评价参与者评价策略及行为,避免